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六

明 李清 撰

南史三十六

庾悅族弟登之 登之弟仲文 仲文族弟仲容

顧覬之孫憲之

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祖躭父柳並晉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湛出繼伯父淡少有局力不尚浮華博

涉史傳諳前代舊典弱年便有宰物情常自比管葛不為文章不喜談議除宋武太尉行參軍賞遇甚厚父柳亡于江州府州送故甚多一無所受服闋為相國參軍謝晦王弘並稱其器幹宋武受命以第四子義康為冠軍將軍豫州刺史留鎮壽陽以湛長為史梁都太守義康弱年未親政府州事悉委湛仍隨府轉義康以本號徙南豫州湛改領歷陽太守為人剛嚴用法奸吏犯贓百錢以上者皆殺之自下莫不震肅時廬陵王義真出

為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湛又為長史太守知故義真
時居武帝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真使左右買魚肉
珍羞別立厨帳于齋内會湛入命臑酒炙車螯湛正色
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旦甚寒杯酒亦何傷長
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
又不能以禮處人後為廣州刺史嫡母憂去職服闋為
侍中時王華王曇首殷景仁亦為侍中文帝于合殿與
四人宴飲甚悅華等出帝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

之秀同管喉脣恐後世難繼撫軍將軍江夏王義恭鎮
江陵以湛為使持節南蠻校尉領撫軍長史行府事王
弘輔政王華王曇首任事居中湛自謂才能不後不願
外出是行也謂為弘等所斥意甚不平常曰二王若非
代邸之舊無以至此可謂遭遇風雲湛負其才氣常慕
汲黯崔琰為人故名長子曰黯字長孺第二子曰琰字
季珪母于江陵病卒湛求自送喪還都義恭亦為陳請
文帝答義恭曰吾得湛啟事亦為酸懷不欲苟違所請

但汝弱年新涉軍務八州殷曠專斷事理疇諮委仗不可不得人量筭二三未獲便相順許令荅湛啟權停彼蕤頃朝臣零落相係寄懷轉寡湛實國器吾欲引令還直以西夏重要且停此事耳汝慶賞黜罰預得失者宜悉相委寄義恭性甚狷隘年又漸大欲專政事每為湛所裁主佐間嫌隙遂構帝聞之密遣詰讓義恭義恭陳湛無居下禮又自以年長未得行意雖奉詔旨每出怨言文帝友于素篤欲加蔚順乃詔之曰當今之才委授

已爾宜款相彌縫取其可取棄其可棄

宋書又曰汝已年長漸更事物且羣情矚望不以細眯相期何猶故如十歲時動止諮問但當令所專必小事耳亦恐量此輕重未必盡得彼之疑然兼或由此耶

先是王華既亡曇首又卒領軍將軍殷景仁以時賢零落白帝徵湛八年名為太子詹事加給事中與景仁並被任遇湛云今代宰相何難正可當我南陽羣漢代功

曾耳明年景仁轉尚書僕射領選湛代為領軍十二年又領詹事湛與景仁素款又以其建議徵之甚相感悅及俱被時遇猜隙漸生以景仁專内任謂為間已時彭城王義康專執朝權而湛昔為上佐遂以舊情委心自結欲因宰相力回主心傾出景仁獨當時務義康屢言之于帝事不行義康僚屬及湛諸附隸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門者湛黨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俱往謝湛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鐵干禄由敬文闇

淺上負生成合門慙懼無地自處其奸諂如此義康擅權專朝威傾內外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禮帝銜不能平湛初入朝委任甚重善論政道并諳前代故事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使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爲常及晚節驅煽義康凌轢朝廷帝意雖內離而接不改謂所親曰劉班初自西還吾與語常視日早晚慮其當去比入亦視日早晚慮其不去湛小字班虎故云班遷丹陽尹詹事如故十七年所生母亡

帝與義康形迹既乖患難將結湛亦知無復全地及至
丁艱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耳
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伏甲于室以待帝
臨弔欲又泄竟弗之幸
愍謂若湛眾如此便當立地伏誅恐未可盡信
十日詔付廷尉于獄伏誅時年四十九黯等從誅弟素
黄門郎徙廣州湛初被收歎曰便是亂邪又曰不言無
我應亂殺我是自亂法耳入獄見素曰乃復及汝邪相

勸為惡惡不可為相勸為善正見今日如何湛生女輒殺之為時流所怪

庾悅字仲豫潁川鄢陵人晉太尉亮曾孫父淮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悅仕晉為司徒右長史桓玄篡位為中書侍郎宋武平建鄴累遷江州刺史加都督初劉毅家在京口酷貧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悅為司徒右長史要府州僚佐出東堂毅已先至遣與悅相聞曰身並貧蹭蹬一游甚難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為適豈不

能以此堂見讓悅素豪徑前不答時衆人並避惟毅留
射如故悅厨饌甚盛不及毅毅既不去悅甚不歡毅又
相聞曰身今年未得子鵝豈能以殘炙見惠悅又不答
至是毅表解悅都督以刺史移鎮豫章又用親將趙恢
領千兵守尋陽建威府文武三千人悉入毅府符揖嚴
峻數相挫辱悅不得志疽發背至豫章少日卒登之字
元龍悅族弟父廓東陽太守登之少以强濟自立初為
宋武鎮軍參軍預討桓玄功封曲江縣五等男累遷新

州太守謝晦為荆州刺史請為長史南郡太守仍為衛軍長史登之與晦俱曹氏壻名位本同一旦為佐意甚不愜至廨箋唯言即日恭到初無感謝之言每入覲見備持箱囊几席之屬一物不具則不肯坐嘗于晦席誦西征賦云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晦雖恨常優容之晦拒王師欲登之留守登之不許晦敗登之以無任免官禁錮還家何承天戲之曰因禍為福未必皆知登之曰我亦幾與三竪同戮承天為晦作表云當浮舟

東下戮此三竪故登之為㖞後為司徒長史南東海太守府公彭城王義康專覽政事不欲自下厝意而登之性剛每陳己志義康不悦出為吳郡太守以贓免官後拜豫章太守

宋書曰登之免官後弟炳之時為臨川内史随弟之郡優游自適俄拜豫章登之初至臨川吏民咸相輕侮豫章與川接境郡又華大儀迓光赤見者驚嘆

徵為中護軍未拜卒子仲遠初為宋明帝府佐廢帝景

和中明帝疑防賓客故人無到門者惟仲遠朝謁不替
帝即位謂曰卿所謂疾風知勁草自軍録事參軍擢拜
太子中庶子卒于豫章太守贈侍中登之弟仲文

宋書作炳之

位廣平太守登之為謝晦長史仲文往省之時晦權重
朝士並加敬仲文獨與抗禮後為彭城王義康驃騎主
簿未就徙丹陽丞既未到府疑于府公禮敬下禮官博
議中書侍郎裴松之議曰按春秋桓公八年祭公逆王

后于紀公羊傳曰女在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
外其辭成矣推此而言則仲文爲吏之道定于受敕之
日矣名器既正禮亦從之安可以未到廢其節乎宜執
吏禮從之後始興王濬當鎮湘州以仲文爲司馬濬不
之任仍除南梁太守司馬如故時領軍劉湛協附大將
彭城王義康與僕射殷景仁隙凡朝士游殷氏者不得
入劉氏門獨仲文游二人間密盡忠朝廷景仁稱疾不
朝歷年文帝常令仲文銜命去來湛不疑也義康出藩

湛伏誅以仲文為尚書吏部郎與右衛將軍沈演之俱參機密歷侍中吏部尚書領義陽王昶師内外歸附勢傾朝野仲文為人強急不耐煩碎賓客干訴非禮者忿罵形于辭色素無術學不為衆望所推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未出户輙令人拭席洗牀時陳郡殷冲亦好净小史非净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士大夫小不整净每容接之仲文好潔反是每以此見譏領選既不緝衆論又頗通賄用少府卿劉道錫為廣州刺史道錫乃至鎮餉

白檀牽車常自乘焉或以白帝帝見問曰道鍋鉤卿小車裝飾甚麗有之予仲文惧起謝又仲文請急還家吏部令史錢泰主客令史周伯齊出仲文宅諳事泰能彈琵琶伯齊善歌仲文因留停宿尚書劾令史諳事不得停宿外雖八座命亦不許為有司所奏帝待仲文素厚將恕之名問尚書右僕射何尚之具陳仲文得失奏言仲文事如丘山縱而不糺何以為政若言仲文有誠于國未知何事當云與殷景仁不失其舊則劉湛亦復不

疏且景仁當時意事豈復可筏縱有微誠何足掩惡賈充晉之重臣雖事業不稱不聞大罪諸臣進說便即遠出陛下聖叡反更遲遲仲文之釁既過范曄所以賊一事耳願普訪之可顧問者然群下見陛下顧遇既重恐不敢苦加侵傷顧問日宜布嫌責之旨若不如此亦當不辨得失時仲文事理不諳臺制令史並言停外非嫌帝以小事不足傷大臣尚之又陳令史具向仲文說不得停之意仲文了不聽納直是苟相留耳遠虧朝典不

謂小事謝晦望實非令者之疇一事錯誤免侍中官王珣時賢小失桓脩春蒐之謬皆白衣領職況公犯憲制耶帝猶優游使尚之更陳其意尚之備言仲文愆曰臣思張遼之言關羽雖兄弟曹公父子豈得不言觀令人臣憂國甚寡臣復結舌日月之明或有所蔽臣與仲文周旋俱被恩接不宜復生厚薄太尉昨與臣言仲文有諸不可非惟一條遠近崇畏震動四海仲文先與劉德願殊惡德願自持琵琶甚精麗遺之便復款然市令盛

馥進數百口材助營宅恐為人知作虛買券劉道錫驟有所輸傾南俸之半劉雍自謂得其力助事之如父夏中送甘蔗國吏運載樵蘇不絶諸見人有物鮮或不求選用不平不可一二太尉又言仲文都無共事之體凡所選舉悉是其意政令太尉知耳太尉近與仲文疏欲用德願兒作西曹仲文乃啟用為主簿即語德願以謝太尉賣恩亦復何極縱不罪故宜出之

宋書士庶忿非直項羽楚歌而已

若赫然發憤顯明法憲陛下便可閑臥紫闥無復一事也帝欲出仲文為丹陽又以問尚之答言仲文蹈罪負恩陛下遲遲舊恩未忍窮法復有尹言赫然之授恐惷心奉國之人于此而息貪狼滋意歲月滋甚如臣所聞天下議論仲文塵累日月未見一毫增輝令曲阿在水南恩寵無異而協首郡之榮乃更成其形勢古人言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為治陛下豈可坐損皇家之重迷一凡人令賈誼劉向重生豈不慷慨流涕于聖世邪臣昔

啟范晞當時亦惧犯觸然愚懐所抱政不能不舒達雖九死不悔臣謂仲文且宜分出若能脩改在職著稱還亦不難而得少明國典粗酧四海之誚令愆積如山柴任不損仲文若復有彰大之罪誰敢以聞又曰臣見劉伯龍大慷慨仲文所行言有人送張幼緒語人曰吾雖得一縣負錢三十萬庾仲遠仍當送至新林見縛束猶未得解手荀萬秋嘗詣仲文逢一客姓夷傒主人問有好牛否言無問有好馬否又言無政有佳驛耳仲文便

答甚是所欲容出門遂相聞索之劉道錫言仲文所舉就道錫索嫁女具及祠器乃當百萬數猶謂不然選令史章龍向臣說亦難其受納之過言實得嫁女銅爐四人舉乃勝細葛斗帳等物不可勝數在尚書中令奴酤市酒利其百十亦是立臺閣所無不審少簡聖聽否帝乃可有司奏免仲文官卒于家帝録其宿誠追贈本官子弘遠孫曜另見仲容仲文族人字子仲父濟齊邵陵王寶攸記室仲容幼孤為叔父泳所養及長杜絕人事

專精篤學晝夜手不釋卷初為安西法曹行參軍泳時貴顯吏部尚書徐勉擬泳子晏嬰為宮僚泳泣曰兄子幼孤人才粗可願以晏嬰所忝回用之勉許焉轉仲容為太子舍人遷安成王秀主簿時平原劉峻亦為府佐並以强學為王禮接後為永康錢唐武康令多被推劾久之除為安成王中記室當出隨府皇太子以舊恩降餞賜詩曰孫生陟陽道吳子朝歌縣未若樊林舉置酒臨華殿時輩榮之後為尚書左丞坐推亂不直免官仲

容博學少有威名頗任氣使酒好危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惟與王籍幾卿情好相得二人時亦不調遂相追隨誕縱酣飲不持檢操遇太清亂游會稽卒仲容抄子書三十卷諸集三十卷衆家地理書二十卷列女傳三卷文集二十卷並行于代

顧琛字弘瑋吳郡吳人祖履之父惔並為司徒左西曹掾琛謹確不尚浮華累遷尚書庫部郎元嘉七年文帝遣到彥之經略河南大敗悉委去兵甲武庫為虛帝晏

會有歸化人在座帝問琛庫中仗猶有幾琛詭對有十萬人仗舊庫仗秘不言多少帝既發問追悔失言及琛詭對帝甚善之尚書等門有制八座以下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士人琛以宗人顧碩頭寄尚書張茂度門名與碩頭同席坐明年坐譴出免中正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譴出譴出者百日無代人聽還本職琛仍為彭城王義康所請再補司徒録事參軍十五年出為義興太守初義康請琛入府欲委以腹心琛不能承

事劉湛尋見斥外十九年徙東陽太守欲使璪防守彭城王義康固辭忤旨廢斥積年及元凶弑立分會稽五郡置州以隨王誕為刺史即以璪為會稽太守誕起義同時有沈正宋書沈約自序曰沈正字元直父淵子以太尉參軍從征司馬休之戰役正弱冠州辟從事宗人光禄大夫演之目為千里駒後參隨王誕安東軍事元凶弑立分江東為會州以湛為刺史誕將受命正說司馬顧琛曰國家此禍開闢未聞今以江東義

銳之衆為天下倡始若馳一介四方詎不響應以此雪朝廷冦恥明臣子之節豈可北面逆凶使殿下受其偽寵琛曰江東忘戮日久雖逆順不同然強弱又異當須四方義舉者應之正曰天下若有無父之國則可苟其不爾寧可自安仇恥而責義餘方今正以弑逆仇醜義不同戴舉兵之日豈求必全馮衍有言大漢責臣將不如荊齊賤士乎況殿下義兼臣子事關家國者哉琛乃與正俱入說誕誕從之加正寧朔

將軍孝建騎累官齊北海二郡太守委以全齊之任
未拜卒
加冠軍將軍孝建元年為吳郡太守以起義功封永新
縣五等侯大明元年吳縣令張闓坐居母喪無禮下廷
尉錢唐令沈文秀判劾違謬應坐被彈琛宣言于衆闓
被劾之始一相申明又云當啟文秀留縣孝武聞之大
怒謂琛賣惡歸上免官琛母老仍停家琛及前西陽太
守張牧並事司空竟陵王誕誕反遣客陸延稔致書板

琛及子弟官時帝以琛素結事誕或有異志遣信就吳郡太守王曇生誅琛父子會延稔先至琛等即執斬之遣二子送延稔首奏聞而所遣誅琛使其日亦至獲免琛母孔氏時年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琅琊王廞于吳中作亂以為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為官屬以孔氏為司馬及孫恩亂後東土飢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糧振邑里得活者甚衆生子皆以孔為名琛仍為吳興太守歷郡官尚書廢帝即位為吳郡太守初琛景平中為朝請假

還東日晚至商山時方旅數十舟悉泊岸側有一人玄
衣介幘執鞭屏諸舟云顧吳郡部伍尋至應泊此岸于
是諸舟各東西俄有一假裝至事力甚寡人泊向處人
問顧吳郡早晚至舟人答無顧吳郡又問何舟曰顧朝
請耳莫不驚怪琛知為善徵因誓之曰若得郡當于此
立廟至是果為吳郡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明帝泰始
初與四方同起兵及敗奉母奔會稽臺軍既至歸降後
為員外常侍中散大夫卒次子寶先大明中為尚書水

部郎先是琛為左丞荀萬秋所劾及實先為郎萬秋猶在職自陳不拜孝武詔曰敕違糾慢憲司之職若有不公自當更有釐改而自頃劾而無輕重輒致私絶此風難長主者嚴為其科先是宋世江東貴達者會稽孔季恭子靈符吳興丘淵之及琛吳音不變淵之吳興烏程人卒于太常

顧覬之字偉仁吳郡吳人父黃老司徒左西曹掾覬之為謝晦衛軍參軍晦愛其雅素深相待歷位尚書都官

官郎殷劉隙著覬之不欲與殷景仁久接乃辭足疾免歸每夜常于床上行家人竊異之莫曉其意及義康徙廢朝廷多受禍覬之竟免後爲山陰劇邑民戶三萬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覬之御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爲山陰務簡事理莫能尚也後爲尚書吏部郎嘗于文帝坐論江東人物言及顧榮袁淑謂覬之曰卿南人怯懦豈辦作賊覬之正色曰卿乃復以忠義笑人淑有愧色孝建中爲湘州刺史

以政績稱大明元年轉吏部尚書時沛郡湘縣唐賜往
比村彭家飲酒還因得病吐蠱虫二十餘物臨終語妻
張云死後刳腹視病後張手自破視五臟皆靡碎郡縣
以張忍行刳剖其子副又不禁止論妻傷夫五臟刑子
不孝棄市並非科例三公郎劉思議賜妻痛往遵言兒
識謝及理考事原心非在忍害謂宜哀矜覬之議妻子
忍酷不宜曲通小情當以大理為斷謂副為不孝張同
不道詔如覬之議後為吳郡太守幸臣戴法興時權傾

人主覬之未嘗低意左光祿大夫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過峻覬之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

宋書曰太宗泰始初四方同叛覬之家尋陽尋陽王子房加以位號覬之不受曰禮年六十不服戎况年將八十殘生無幾守盡家門不敢聞命孔覬等不能奪時普天叛逆莫或自免惟覬之心跡清全獨無所與太宗甚嘉之

後卒于湘州刺史謚曰簡覬之家門雍穆為州郡所重
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責覬之禁不能止及後
為吳郡誘出文券一大厨
宋書載覬之誘綽曰我嘗不許汝出責然貧薄亦不
可居民間與汝交關有幾許不盡及我在郡為我督
之將來豈可得凡諸券書皆安在綽大喜悉出文券
一大厨與覬之
悉焚之宣語遠近負二郎責不皆須還券書悉焚之矣

緯愼歎彌日顗之常執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惟應恭
已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意徼倖徒虧雅道無
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作定命論
宋書載其辭曰天生之資氣淸濁異原命之稟數盈
虛乖致故有邪正昏明之差脩夭榮枯之序皆理定
萬古之前事徵千代之外冲神寂鑒一以貫之夏氓
宅生于帝宮豈躅殘傷之祟漢臣衍貨于天府寧免
餒斃之魂且善惡之理雖詳而禍福之驗常昧逆順

之體誠分而吉凶之效常隐智絡天地猶羅沈牖之
災明照日月必嬰深匡之難増信積德羅患于長飢
席義枕仁徼禍于促筭何則理運苟其必至聖明其
猶病諸况乃蕞迹流惑之徒㧞心顓蒙之域而欲役
利以揣利害築情以筭窮通其為重傷豈不惑甚是
以通人君子閑泰其身冲緩其度不矯俗以延聲不
依世以期榮審乎無假自求多福榮辱脩夭夫何為
哉又曰聖人懐虛以涵育凝明以洞照惟虛也故無

往不通惟明也故無來不燭洞海流金沸染溫涼之岨嚴兵猛兕無累爪刃之災忘生而生愈全遺神而神更暢此則其可採者也餘不盡録

慮好學有才辯卒于太子舍人顗之孫憲之字士思性尤清直宋元徽中為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各稱己物二家詞證等前後令莫能决憲之覆其狀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竟還本宅盜者始伏罪時號神明權要請託長吏貪財㨿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強

力為政甚得民和故都下飲酒者醇旨輒號為顧建康謂其清且美仕齊為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木尤貴悉裸以葦席棄之路傍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族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出公禄使紀綱營護之又土俗家人有病輒云先亡為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曰除祟憲之曉喻為陳生死之別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奐初至衡陽獨無訟者乃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後為東中郎

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呂文度寵于齊武帝立邸餘姚頗縱橫憲之至郡即日除之文度後還葬郡縣爭赴弔憲之不與相聞甚銜之亦卒不能傷也時西陵戍主杜元意以吳興歲儉會稽年登商旅往來倍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百求加至一倍計年長百萬浦陽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為官領攝一年可格外長四百許萬武帝以示會稽守陳得失憲之議曰尋始立牛埭非苟通僦以納稅也當以風波迅險人力不捷濟急以利

物耳既公私是樂故輸直無怨而後之監領者各務已
功或禁遏別道或空稅江行或撲船倍價凡如此類不
經埭煩牛者上詳被報蒙停格外十條從來諠訴始得
暫弭案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尤饉去之從豐良由飢棘
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元意幸災榷
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且比見加格置市者
前後相屬非惟新加無盈皆舊格有缺愚恐元意令啓
亦當不殊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詰便百方侵苦為公貫

慾元意稟性苛刻譬以狼將羊欲其腹亦當虎而冠耳
書云惟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此言盜公為損益微
為人所害乃大也然掌斯任者應簡廉平則無害于民
愚又以便宜者盖謂便于公宜于民也竊見項之言便
宜者非能于民力外用天分地率皆即日不宜于民方
來未便于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山陰一縣課户二萬
民貲不滿三千者殆將民半刻又刻之猶且三分之餘
一凡有貲者多是士人復除其貧極者悉皆露户役民

三五屬官蓋惟分定百端輸調又則常然比衆局檢校
首尾尋續横相質累者亦復不少一人備捐十人相追
一緒甫萌千蘖横起蚕事弛而農業廢賤取庸而貴舉
責應公賠私日不暇給欲無爲非其可得乎死且不憚
矧仍刑罰身且不愛何況妻子是以前檢未窮後巧復
滋綱辟徒峻猶不能悛竊尋民之多僞實由宋季軍旅
凡興役賦殷重不堪勤劇倚巧祈優積習生長逐迷忘
返四海之大人民之衆心用參差難責澄一化宜以漸

不可疾卒誠存不擾蕆疾納洿務詳寬簡則稍自歸淳又被簡符前後累還符旨既嚴不敢暗信縣簡送郡郡簡呈使殊形詭狀千變萬源關者忽不經懷見殊刑者實足傷駭兼親屬里伍流離道路士人婦女雜于厝束不簡則疑其有巧欲簡復未知所安愚以此條宜委縣保舉其綱領畧其毛目囊漏不出貯中庶嬰疾沉痼者重荷生造之恩也又永興諸暨罹唐寓兇掠公私殘燼彌復特甚尚逢水旱實不易思俗諺云會稽打鼓送恤

吳興步擔令史會稽舊稱沃壤令猶若此吳興本是瘠土事在可知因循餘獘誠宜改張帝並從之由是以方直見知遷南中郎巴陵王昭秀長史南兗南豫二州事典籤諮事未嘗接以顏色動遵法制時司徒竟陵王子良于宣城陵成定陵三縣界立屯封山澤數百里禁民樵採憲之固陳不可言甚切直王曰非君無以聞此德音即命罷屯遷給事黄門郎尚書吏部郎中宋時其祖覬之嘗為吏部于庭列植嘉樹謂人曰此樹吾為憲之

植耳至是果為此職永明中為豫章內史在任清簡務存寬惠有貞婦萬晞者少孀居無子事舅姑尤孝父母欲奪嫁誓死不許憲之賜以束帛表其節義梁武平建鄴為揚州牧徵憲之為別駕從事史比至而已受禪憲之風疾漸篤因求還吳就加太中大夫憲之雖累經宰郡資無擔石及歸環堵不免飢寒天監八年卒於家臨終為制敕其子曰夫出生入死理均晝夜生既不知所從死亦安識所往延陵云精氣上歸於天骨肉下歸於

地魂氣則無不之良有以也雖復茫昧難徵要若非妄
百年之期迅若馳隙吾今預為終制瞑目後勿違吾志
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安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
退無所矯常謂中都之制允理愜情衣周於身示不違
禮棺周於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無所須載以輴車
覆以粗布為使人勿惡也漢明帝天子之尊猶祭以杅
水脯糗范史雲烈士之高亦奠以寒水乾飯況吾卑庸
之人可不節衷喪易寧戚自是親親之情禮奢寧儉差

可得由吾意不須常施靈筵可止設香燈使致哀者有憑耳朔望祥忌可權安小牀暫施几席唯下素饌勿用牲牢蒸嘗之祠貴賤罔替備物難辦多致疏怠祠先自有舊典不可有闕自吾以下止用蔬食時果勿同上世示令子孫四時不忘其親耳孔子云雖菜羹瓜祭必齊如本貴誠敬豈求備物哉所著時賦銘讚并衡陽郡記數十篇

論曰古人云利令智昏劉湛識用才能實包經國之畧

豈知移弟為臣則君臣道變用兄成主則兄弟義殊而執數懷姦苟相宗悅與夫推長戟而犯順何以異哉華元以羊羹取禍庾悅亦鵝炙速尤乾餱以愆斯相類矣登之因禍而福倚伏之常仲文賄而為災乃狗財之過顧琛吳郡徵兆初筮顗之清白之迹見於暮年憲之莅政所在稱美時移三代一德無虧求之古人未為有過觀其遺命可謂有始有卒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七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二十六 南史三十七

羊欣 羊玄保 子戎 兄子希

沈演之 子勃 兄孫顗 演之從子憲 憲孫浚

江夷 子湛 曾孫斆 玄孫蒨 祿 五世孫紑 六世孫揔 夷弟子智深

江秉之 子謐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父不疑桂陽太守欣少靖默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止泛覽經籍尤長隸書不疑為烏程令欣年十二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知愛之欣嘗夏月著新絹裙晝寢獻之入縣見之書裙數幅去欣書本工因此彌善起家輔國參軍府解還家隆安中朝廷漸亂欣優游私門不復進仕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書扇常不奉命元顯怒以為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嘗詣領軍謝混混拂

席改服方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改席易衣欣由此益知名桓玄輔政以欣為平西主簿參豫機要欲欲自疎時洩密事玄覺其意更重之以為楚臺殿中郎謂曰尚書政事之本殿中禮樂所出卿昔處股肱方此為輕欣就職少日稱病自免屏居里巷十餘年義熙中弟徽被知於宋武諮議參軍鄭鮮之曰羊徽一時美器世論猶在兄後恨不識之即板欣補右軍劉藩司馬後為新安太守在郡十三年樂

其山水嘗謂子弟曰人生仕宦至二千石斯可矣及是便懷止足轉義興太守非其好也頃之稱病免歸除中散大夫素好黃老常手自書章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兼善醫術撰藥方數十卷欣以不堪拜伏辭不朝覲自非尋省近親不妄行詣行必由城外未嘗入六門武帝文帝並恨不識之元嘉十九年卒

羊玄保太山南城人父綏中書侍郎玄保初為宋武鎮軍參軍少帝景平中累遷司徒右長史府公王弘甚知

重之謂左長史庾登之吏部尚書王淮之曰卿二賢明美朗詣會悟多通然弘懿之望故當共推羊也頃之入為黃門侍郎善奕棊品第三文帝亦好奕與賭郡玄保戲勝補宣城太守先是劉式之為宣城立吏人亡叛制一人不擒符伍里吏送州作部能擒者賞位三階玄保以為非宜陳之曰臣伏尋亡叛之由皆出於窮逼今立殊制於事為苦

宋書又曰臣聞苦節不可貞懼致流弊今單身逃役

便為畫戶一人不測坐者甚多牽挽逃竄必至頻滋又能擒獲叛身類非謹惜旣無異能坐陵勞吏將階級不足供賞服勤無以自勸

又尋此制施一邦而已若其是邪應與天下為一若其非邪不宜獨行一郡由此制停歷丹陽尹會稽太守太常吳郡太守文帝以玄保廉素寡慾故頻授名郡雖無殊績去常見思不營財利產業儉薄帝常曰人仕宦非唯須才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

元凶劭弑立以為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及孝武入伐朝士多南奔劭集群僚橫刀怒曰卿等便可去衆並懼莫敢言玄保容色不異徐曰臣以死奉劭乃解孝武即位為金紫光祿大夫以謹敬見知大明五年加散騎常侍特進玄保自少至老謹於祭奠四時珍新未得祠薦者口不妄嘗卒謚曰定子戎少有才氣而輕薄少行檢語好為雙聲江夏王義恭嘗設齋使戎布牀須臾王出以牀狹乃自開牀戎曰官家恨狹更廣八分王笑曰卿

豈唯雙聲乃辯士也文帝好與玄保棊嘗中使至玄保曰今日上何召我我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既佳光景當得劇棊玄保常嫌其輕脫云此兒必亡我家位通直郎坐與王僧達謗時政賜死我死後孝武引見玄保玄保謝曰臣無日磾之明以此上負帝美其言我二弟文帝並賜名曰咸曰瞉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玄保既善棊而何尚之亦雅好吳郡褚胤年七歲便入高品及長冠絶當時胤父榮期與臧質同逆胤

從從誅何尚之固請曰胥奕碁之妙超古冠今魏犨犯
令以材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異
術不絕不許人痛惜之玄保兄子希字泰聞少有才氣
為尚書左丞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
雖有舊科民俗相因替而不奉熂山封水保為家利自
頃以來頹弛日甚富強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
漁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實害治深弊所宜去絕損益舊
條更申恒制有司檢壬辰詔書占山護宅強盜律論贓

一丈以上皆棄市希以壬辰之制其嚴禁刻事既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嗟怨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恒熂爈養種竹木雜果為林及陂湖江海魚梁鰌鮆場恒加功脩作者聽不追奪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民一頃皆依定格條上貲簿若先占山山不得更占先占闕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條

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並計贓依常盜律論停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

宋書論曰江南為國盛矣雖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於外奉貢賦內充府實止荊揚二州自漢氏以來民户彫耗荊楚四戰之地五達之郊井邑殘亡萬不餘一自元熙十一年司馬休之外奔至元嘉末三十有九載兵車勿用民不外勞役寬務簡氓庶繁息餘糧栖畝户不夜扃蓋東西之極盛也既揚部分析境極

江南考之漢域惟丹陽會稽而已自晉氏遷流迄於太元百許年中無風塵之警區域之內晏如也及孫恩冠亂殲亡事極自此至大明之季年踰六紀民戶繁育將與曩時一矣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飢會土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上地畝直一金鄠杜之間不能比荆城跨南楚之富揚部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牣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田家作苦役難利薄更歲從務無

或一日非農而經稅橫賦之資養生送死之具咸出
於此穰歲糶賤糴則稼苦飢年糴貴糶則商倍常
平之議行於漢世元嘉十三年東土潦浸民命棘矣
文帝省費減用開倉廩振之病而不凶蓋此力也大
明之末積旱成災雖敝同往困而救非昔主并命此
室口減過半若常平之計興於中年遂切扶患或不
至是或寵以平價則官民優議屈當時蓋由於此
時益州刺史劉瑀先為右衛軍軍與府司馬何季穆共

事不平季穆為尚書令建平王宏所親待屢毁瑀於宏會瑀出為益州奪士人妻為妾宏使羊希舉察之瑀坐免官瑀恨希切齒有門生謝元伯往來間瑀密令訪訊被免之由希曰此奏非我意瑀即日到宏門奉牋陳謝云聞之羊希希坐漏泄免官泰始三年為寧朔將軍廣州刺史四年希以沛郡劉思道行晉康太守領軍伐俚思道違節失利希遣收之思道不受命率所領襲州希踰城走思道獲而殺之希子崇字伯遠尚書主客郎丁

母憂哀毀過禮及聞廣州亂即日便徒跣出新亭不能步涉頓伏江渚門義以小舟致之父塋畢不勝哀卒

沈演之字臺真吳興武康人曾祖勁戍金墉為燕將慕容恪所陷不屈見殺父叔任少有幹質朱齡石伐蜀為齡石建威府司馬平蜀之功亞於元帥以功

宋書曰叔任以西夷校尉戍涪城東軍既反二郡強宗侯勤羅與聚衆作亂四面雲合至萬餘人攻城急叔任東兵不滿五百推布腹心衆皆為用出擊大敗

之逆黨皆平

封寧新縣男後拜益州刺史卒演之年十一尚書僕射劉柳見而知之曰此童終爲令器沈氏家世爲將而演之折節好學讀老子百篇以義理業尚知名舉秀才爲嘉興令有能名元嘉中累遷尚書吏部令先是劉湛劉斌等結黨欲排廢尚書僕射殷景仁演之雅仗正義素善景仁盡心朝廷與湛等不同文帝甚嘉之及彭城王義康出藩誅湛等以演之爲右衛將軍景仁尋卒乃以

後軍長史范曄為左衛將軍與演之對掌禁旅同參機
密尋加侍中帝謂之曰侍中領衛望實優顯此蓋宰相
便坐卿其勉之帝欲伐林邑朝臣多不同唯廣州刺史
陸徽與演之贊成及林邑平賜羣臣黃金生口銅器等
物演之所得偏多帝謂曰廟堂之謀卿參其力平此遠
夷未足多建茅土若廓清舊都鳴鑾東岱不憂河山不
開也二十一年詔以演之為中領軍太子詹事范曄懷
逆謀演之覺其異言於帝曄尋伏誅歷吏部尚書領太

子右衛率素有心氣寢病歷年帝使臥疾理事性好學
才申濟屈滯而謙約自持帝賜女伎不受纍卒帝痛惜
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貞兄子坦之坦之子顗字處默
幼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為人讀書不為章句
著述不尚浮華常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勃即演
之子也輕薄貴顯每還吳興賓客填咽顗不至其門勃
就之顗送迎不越閫勃歎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也顗
內行甚修事母兄孝友兄昂一名顒亦退素以家貧仕

為始安令兄弟不能分離相隨之任齊永明中徵拜著作郎太子舍人通直郎並不起文惠太子嘗擬古詩云磊磊落落玉山崩頽聞之曰此讖言也既而太子薨至秋武帝崩鬱林海陵相次黜辱頽素不事家產及帚卒逢齊末兵亂與家人并日而食以樵採自資不改其樂梁天監四年大舉北侵南陽樂藏為武康令以頽從役到建鄴揚州别駕陸任以書與吳興太守柳惲責其不能甄善别賢惲大慙即表停之

梁書作吳興太守柳惲以顗從役揚州别駕陸任以
書責之惲大慙厚禮而遣之與此不同當從梁書
卒於家所著文章數十篇憲字彥章演之從祖弟子也
父璞之北中郎行參軍憲少有幹局為駕部郎宋明帝
與憲碁謂曰卿廣州刺史材也補烏程令甚著政績太
守褚淵歎美以為方圓可施少府管掌煩冗憲以吏能
累遷少府卿武陵王曄為會稽以憲為左軍司馬齊高
帝以山陰户衆難治欲分為兩縣武帝啓曰縣豈不可

御但用不得人耳乃以憲帶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珪請
假東歸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西陽王子明爲南
兗州憲爲冠軍長史廣陵太守永明八年子明典籤劉
道濟贓私百萬爲有司所奏賜死憲坐不糾免官後除
散騎常侍未拜卒當時稱爲良吏憲同郡丘仲起先爲
晉平郡清廉自立褚淵歎曰目見可欲心能不亂此楊
公所以遺子孫也仲起位至廷尉卒孫浚見忠義
江夷字茂遠濟陽考城人父敳劉騎諮議參軍夷少自

藻厲為後進之美宋武板為鎮軍行參軍累遷大司馬
命大司馬府琅琊國事一以委焉及武帝受命歷吏部
尚書吳郡太守營陽王於吳縣見害夷臨哭盡禮以兄
疾去官後為右僕射夷美風儀善舉止歷任以和簡著
稱出為湘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未之職卒遺令薄斂蔬
奠務存儉約子湛字徽深居喪以孝聞愛文義善彈棊
鼓琴兼明筭術為彭城王義康司徒主簿司空檀道濟
為子求娶湛妹不許復因義康以請拒之愈力時人重

其立志義康之盛人競求自昵唯湛自踈固求外出乃
以為武陵内史元嘉二十五年累遷侍中任以機密遷
左衛將軍時改選學職以太尉江夏王義恭領國子祭
酒湛領博士轉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財利餉饋盈門
一無所受無薰衣餘食嘗為文帝所召遇澣衣稱疾經
日衣成然後起牛餓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在選
職頗有刻覈之譏而公平無私不受請謁初帝大舉北
侵舉朝謂為不可唯湛贊成之及魏太武至瓜步以湛

兼領軍軍事處分一以委馬魏遣使求昏
宋書索虜傳曰虜主燾至氏步鑿山為盤道頂設氈
屋不飲河南水以駱駝負河北水自隨遣使餉上駱
駝名馬求和請婚上亦遣使餉以珍羞異味燾得黄
柑即噉又大進酃酒以手指天出其孫示使曰我遠
至此非為功名實貪結姻媛若能酬酢自今不復相
犯又求以女妻武陵王　愚按魏孫即文成帝也時
年少未必在軍求妻武陵亦宋人飾辭而魏太武本

紀內所記其浮夸亦同俱未可盡信
帝召太子劭以下集議衆謂宜許湛謂戎狄無親許之
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已厄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
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劍及左右推排之殆於傾倒
宋書載劭言曰北伐敗辱數州淪沒獨斬江徐可謝
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但江湛等不異耳
劭後宴集未嘗命湛帝乃為劭長子偉之聘湛女欲和
之帝將廢劭使湛具詔草劭之入弑湛直上省聞叫乃

匿傍小屋劭遣求之舍吏給云不在此兵即殺舍吏乃得見湛湛據窻受害意色不撓五子恁恕懋愻法壽皆見殺初湛家數見怪異未敗少日所眠牀忽有血數斗孝武即位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忠簡恁子斅字叔文母宋文帝女淮陽公主幼以戚屬見召孝武謂謝莊曰此小兒當為名器少有美譽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為丹陽丞時袁粲為尹見斅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數與宴賞留連日夜遷中書郎斅

庶祖母王氏老疾㬢視膳嘗藥七十餘日不解衣及累居内官每以侍養陳請朝廷免其朝直初湛娶褚秀之女大義不終褚淵為衛軍重㬢為人先通意引為長史隨府轉司空長史領臨淮太守轉齊高太尉從事中郎齊臺建為吏部高帝即位㬢以祖母久疾
　齊書曰且臺閣之職永廢温凊
啓求自解初宋明帝敕㬢出繼其叔㥄為從祖淳後於是僕射王儉啓禮無後小宗之文近代緣情皆由父祖

命未有既孤後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江忠簡胤嗣所寄唯斅一人傍無朞屬斅宜還本若不欲江愻絶後可以斅小兒繼愻為孫尚書參議謂間世立後禮無其文荀顗無子立孫墜禮之始何琦又立此論義無所據於是斅還本家詔使自量立後者除太子中庶子未拜門客通贓利武帝遣使檢覆斅藏此客躬自引咎帝甚有怪色王儉從容啓帝曰江斅若能臨郡此便是具美耳帝意乃釋永明中為竟陵王子良司

馬斆好文辭圍棊第五品為朝貴中最遷侍中歴東陽吳二郡太守復為侍中轉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王晏啓武帝曰江斆今重登禮閣兼掌六軍慈渥所覃實有優忝但語其事任殆同閑輩天旨既欲升其名位愚謂以侍中領驍騎望實清顯有殊納言帝曰斆常啓吾為其鼻中惡今既以何胤王瑩還門下故有此回換耳先是中書舍人紀僧真幸於帝稍歴軍校容表有士風謂帝曰臣小人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為兒

昏得荀昭光女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
由江斆謝瀹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斆
登榻坐定斆便命左右曰移吾牀讓客僧真喪氣而退
告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時人重斆風格不為權
幸降意隆昌元年為侍中領國子祭酒鬱林廢朝臣皆
被召入宮斆至雲龍門方知廢立託散動醉吐車中而
去明帝即位改領祕書監又改領晉安王子懋師卒遺
令不受賻贈詔賻錢三萬布百疋子蒨啓遵斆命不受

詔嘉美之從其請贈散騎常侍太常卿謚曰敬子脩字彦標幼聦警讀書過目便誦選為國子生舉高第起家祕書郎累遷廬陵王寶源主簿居父憂以孝聞廬於墓側明帝敕遣齋仗二十人防之墓所服闋累遷建安内史梁武起兵遣寧朔將軍劉諓之為郡脩拒之及建鄴平脩坐禁錮俄被原歷尚書吏部郎領右軍方雅有風格僕射徐勉權重唯脩及王規與抗禮不為勉因脩門客翟景為子綠求脩女不荅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由

此與勉忤又為子求蒨弟䔍及王泰女二人並皆拒之䔍為吏部郎坐杖曹中幹免官泰以疾假出宅乃遷散騎常侍皆勉意也初天監六年詔以侍中常侍並侍帷幄分門下二局入集書其官品視侍中非華胄所悅故勉斥泰為之蒨尋遷司徒左長史初王泰出閤武帝謂勉云江蒨資歷應居選部勉曰蒨有目疾又不悉人物乃止遷光祿大夫卒謚肅蒨好學尤悉朝儀故事撰江左遺典三十卷未就卒集十五卷蒨弟祿字彦遐幼篤

學有文章工書善琴形貌短小神明俊發位太子洗馬湘東王繹錄事參軍以氣陵府主王深憾焉廬陵王續代為荊州留為驃騎諮議參軍獻書告別王答書乃致恨祿先為武寧郡頗有資產積錢於壁壁為之倒迮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鐘東應湘東王恨之既深以其名祿改字榮財以志其忿後為唐侯相卒撰列仙傳十卷行於世及井絜皐木人賦敗船詠並以自喻子徽亦有文采而清狂不慧常以父為戲蒨子紑

字含絜幼有孝性年十三父倩患目紓侍疾將朞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紓第三叔禄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壽真能度彼岸蒨乃因智者啓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為寺乞賜嘉名敕答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時顔含見冥中送藥又近見智者以卿第二息夢云飲慧眼水慧眼則五眼一號可以慧眼為名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洌異於恒泉依夢取水

洗目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謂之孝感南康王
績為徐州召為府主簿緎性沈靜好莊老玄言尤善佛
義不樂進仕及父卒緎廬於墓終日號慟不絶聲月餘
卒子揔字揔持七歲孤依於外氏幼聰敏有至性元舅
吳平侯蕭勱名重當世特所鍾愛謂曰爾神采英拔後
之知名當出吾右及長篤學有文辭
陳書曰家傳賜書數千卷揔晝夜尋讀未嘗輟手
仕梁為尚書殿中郎武帝撰正言始畢製述懐詩揔預

同此作帝覽摠詩深見嗟賞轉侍郎尚書僕射范陽張纘度支尚書瑯邪王筠都官尚書南陽劉之遴並高才碩學摠時年少有名纘等雅相推重爲忘年友會之遴嘗酬摠詩深相欽挹累遷太子中舍人侯景寇建鄴詔以摠權兼太常卿守祖廟臺城陷避難會稽郡憩於龍華寺乃製脩心賦摠第九舅蕭勃先據廣州又自會稽往依之及孝元平侯景徵爲始興內史會魏克江陵不行自此流寓嶺南積歲陳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徵還

累遷左民尚書轉太子詹事摠性寬和溫裕尤工五言七言溺於浮靡及為宮端與太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為女太子丞微行遊摠家孝宣怒免之後又歷侍中左民尚書後主即位歷吏部尚書僕射尚書令加扶既當權任宰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多為艶詩好事者相傳諷翫於今不絕

遺事曰後主嗣業雅尚文辭每臣下表疏及獻賦頌者躬自省覽詞工則神筆賞激加其爵位是以搢紳

從風而靡

唯與陳暄孔範王瑳等十八人當時謂之狎客由是國政日頹綱紀不立有言者罷斥之狎臣昏亂以至於滅

禎明三年陳亡入隋拜上開府

冊府元龜曰揔與陳鄱陽王伯山子君範友善及範以國亡配隴右揔贈範五言詩叙他鄉離别詞甚酸切當時文士皆諷誦之

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年七十六其自序云太建之時

權移羣小諂嫉作威屢被摧黜柰何命也識者譏其言跡之乖

陳書又載摠自叙曰後主昔在東朝留意文藝時寄謬隆尸素若茲晉太尉陸玩曰以我為三公知天下無人矣時謂之實錄

有集三十卷長子溢頗有文辭性傲誕驕物雖近屬故友不免詆欺歷太子中庶子入隋為秦王文學卒

江智淵

南史稱智深以淵字犯唐高祖諱故避之
夷之弟子也父僧安宋太子中庶子夷有盛名夷子湛
又有清譽父子並貴達惟僧安少無名問湛禮敬甚簡
智淵常以為恨自非節歲不入湛門及為隋王誕後軍
參軍在襄陽誕待之甚厚時諮議參軍謝莊主簿沈懷
文與智淵友善懷文每稱曰人所應有盡有所應無盡
無者其江智淵乎元嘉末除尚書庫部郎時高流官序
不為臺郎智淵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悅固辭不

拜後為竟陵王誕司空主簿記室參軍領南濮陽太守誕將為逆智淵悟其機請假先反誕事發即除中書侍郎智淵愛好文雅辭采清贍孝武深相知待恩禮冠朝帝宴私甚數多命羣臣五三人遊集智淵常為其首同侶未及前輙獨蒙引進智淵每以越衆為慙未嘗有喜色每從遊幸與羣僚相隨見傳詔馳來知常呼已聳動愧恧形於容貌論者以此多之遷驍騎將軍尚書吏部郎帝每酣宴輙詆羣臣并使自相嘲訐以為歡笑智淵

素方退漸不會旨帝嘗使王僧朗戲其子景文智淵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帝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智淵伏席流涕由此恩寵大衰出為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初帝寵姬宣貴妃殷氏卒使羣臣議謚智淵議曰懷帝以不盡嘉號甚銜之後駕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羣臣皆騎從帝以馬鞭指墓石柱謂智淵曰此柱尚不容有懷字智淵益惶懼以憂卒

宋畧曰帝既以僧安辱智淵自是詆之無度不堪其
耻退而自殺
子筠太子洗馬早卒後廢帝后筠女及即位以后父追
贈金紫光祿太夫筠妻王平望鄉君智淵兄子檗早孤
智淵養之如子檗歷武陵王氾中中郎長史
江秉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父纂給事中秉之少孤弟
妹七人並幼撫育姻娶盡其心力宋少帝時為永世烏
程令以善政著名東土徵為建康令為政嚴察部下肅

然後為山陰令民户三萬政事繁擾訟訴陰積階庭常數百人秉之御繁以簡常得無事宋世唯顧覬之亦以省務著績餘雖刑政修理而未能簡事以在縣有能出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任臨海並以簡約見稱卒於官所得秩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飢寒人有勸其營田秉之正色答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庫秉之宗人遜之字玄遠頗有文義撰文釋傳於世位司徒記室參軍秉之子徽尚書都

官郎吳令元凶殺徐湛之徽以湛之黨與見誅子諡字令和父徽遇禍諡繫尚方孝孝武平建鄴乃得出為于湖令強濟稱職宋明帝為兗州諡傾身奉事為明帝親待及即位累遷右丞蕭比部郎太始四年江夏王義恭第十五女卒年十九未笄禮官議從成人服諸王服大功左丞孫敻重奏禮記女子十五而笄鄭玄云年應許嫁者也其未許嫁者則二十而笄射慈云十九猶為殤禮官違越經典於理無據太常以下結免贖論諡坐杖

督五十奪勞百日謚又奏覓先不研辯混同謬議準以事例亦宜及咎覓又結免贖論詔可出為建平王景素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政治苛刻僧遵道人與謚情款隨謚蒞郡犯小事餓繫郡獄遵道裂三衣食之既盡死為有司所奏徵還明帝崩遇赦免齊高領南兖州謚為鎮軍長史廣陵太守入為游擊將軍性疏俗善趍勢利元徽末朝野咸屬意建平王景素謚深自委結景素事敗僅得免禍蒼梧王廢後物情尚懷疑貳謚獨

竭誠歸事齊高昇明元年為黃門侍郎領尚書左丞沈攸之事起議加齊高黃鉞謐所建也齊建元三年為左民尚書諸皇子出閤用文武主帥悉以委謐尋敕選曰江謐寒士誠當不競華儕然甚有才幹可遷掌吏部謐才長刀筆所在幹職帝崩謐稱疾不入衆頗疑其怨不預顧命武帝即位謐又不遷官以此怨望時帝不豫謐詣豫章王嶷請問曰至尊非起疾東宮又非才公今欲何計帝知之出謐為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未發甚憂

乃以奕棊占卦云有客南來金椀玉杯帝使御史中丞沈沖奏謚前後罪惡請收送廷尉詔賜死果以金罌盛藥鴆之子介建武中為吳令政亦深苛民間榜死人髑髏為謚首介棄官去

論曰敬元夷簡歸譽玄保弘懿見推其取重於世豈虛名也然玄保時隆帝念雖命稟於玄天跡其恩寵蓋亦猶賢之助沈氏世傳武節而臺真以業尚見知綢繆帷幄遂參機務處默保閑篤素世有人矣茂遠自晉及陳

雅道相係奕世載德斯之謂焉而搃溺於寵狎反以文雅敗然則士之成名所貴彬彬而已玄叔清介著美足追蹤古烈令和窺覘成性取躓險塗宜矣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七